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2365

10位ISBN编号：7208092362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页数：440

译者：阎克文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内容概要

1. 现代社会科学最知名和最具争议的作品问世105周年。纪念本书作者马克斯·韦伯逝世90周年
 2. 西方社会学大师全方位导读：塔尔科特·帕森斯、R.H.托尼，兰德尔·科林斯、斯蒂芬·卡尔贝格以及京特·罗特等多位韦伯专家题序导读；
 3. 全新中译本，国内目前最可靠的译本；在附录中译出了本书的姊妹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最后的反批评”。
 4. 多版本注释：全面收录德文原版、帕森斯英译本、卡尔贝格英译本研究精髓。
- 本书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书籍目录

中译者说明

英译者序 塔尔科特·帕森斯

新版序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前言 R.H.托尼导读 兰德尔·科林斯

导论 斯蒂芬·卡尔贝格

《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绪论 京特·罗特

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任务

第二部分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用伦理观

尘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A 加尔文主义

B 虔敬主义

C 循道宗

D 浸礼宗诸教派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

注释

索引

附录

一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二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 马克斯·韦伯作为一项原则的“政教分离”，在美国已经存在多时了。这种分离贯彻得非常严格，那里甚至没有官方的教派统计，因为国家要去询问公民属于什么教派，可能会被视为违法。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宗教组织与国家关系的这个原则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2）。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事实：就在仅仅25年前，美国的“无教派人士”据估计只占6%，（3）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有特权的教会给予教派的所有那些非常实际的奖赏，尽管有大批的移民涌入美国。 另外，应当看到，美国的教派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之重——特别对于穷人来说——是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那些公之于众的家庭预算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也亲自了解了伊利湖畔一个城市的教徒的负担情况，那里的居民几乎全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伐木工。他们出于宗教意图的正常捐款一年差不多会达到80美元，而他们能够得到的年收入则约为1000美元。人人都知道，哪怕这是财政负担的很小一部分，在德国也会导致大批教徒退教。而且，除此之外，在15或20年前，就是说，在美国开始欧洲化过程之前，凡是到访过这个国家的人都会看到，所有那些尚未涌进欧洲移民的地区，全都弥漫着强烈的教会意识（4）。每一种旧时的旅行手册都会表明，和最近几十年相比，从前美国的教会意识都是得到公认的，而且远为强烈。我们这里特别关心的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 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商人们一到这里安家落户并开始新的社会交往，他们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属于哪个教派？”问题会问得很谦和，而且看上去像是顺便一问，不过显而易见那绝不是偶然问的。即使在纽约的姊妹城布鲁克林，这种悠久的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在那些不大受移民影响的共同体中则会强烈得多。这个问题会使人想起典型的苏格兰套餐会（Scotchtabled?h?te）上的问题，要是25年前的星期日，在这样的场合，一个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会碰到一位夫人向他提问的局面：“今天您做礼拜了吗？”或者，假如这个欧洲大陆人作为熟客碰巧坐在了上首，侍者在上汤时就会要求他：“先生，祈祷吧，请。”一个美好的星期天，我在（凯斯岛的）波特利（Portree）就遇上了这个典型的问题，而且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样更合适的回答：“我是浸礼会教徒，但在波特利没有找到我们教派的教堂。”夫人们对这个回答感到很高兴并且表示满意：“噢，除了他自己教派的礼拜，他不做其他礼拜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更加贴近地观察一下美国的情况，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到，社交与商业活动几乎总要涉及宗教的教派归属问题，它决定着能否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然而，一如上述，美国的政府却从不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首先，（1904年的）一些亲眼观察可以用来做出说明。笔者曾经乘火车在当时还是印第安人的领地上做过一次长途旅行，邻座的是一位“殡仪金属件”（墓碑用铁字）行销商，他很不经意地谈到了教会意识，其强烈程度至今令人难忘。这位商人说，“先生，不管是谁，相不相信我都由他去好了，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农夫或者一个商人不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一半也信不过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他会给我付账吗？”这里表明的还是一个有点模糊的动机。 如果听听一位德国出生的耳鼻喉科专家的故事，事情就会变得更清楚一点。他定居在俄亥俄河畔的一个大城市里，他对我谈到了接诊第一位患者时的情形。按照这位医生的要求，患者躺在床上接受（用）鼻腔反射镜进行的检查。患者立刻坐了起来，并且很郑重地强调说：“先生，我是浸礼会教徒，教会就在外面大街上。”由于弄不明白这件事情对于鼻子的病症和治疗具有什么意义，这位医生便小心翼翼地请教了他的美国同行。同行笑着告诉他，病人声明自己的教派成员身份只有一个意思：“不用担心酬金问题。”但是为什么它会确切表达这个意思呢？第三件事情大概就能使人看得更清楚。 在10月初一个明媚的星期天下午，我参加了浸礼派会众的一个洗礼仪式。陪同我出席的是我的几位亲戚，他们是北卡罗来纳M。（县城）几英里以外穷乡僻壤的农民。仪式在一个水塘边举行，一条从遥遥可见的蓝岭山上顺势而下的小河注满了那个水塘。水很冷，夜里还会结冰。许多农民举家来到这里，全都围立在山坡上，他们都是坐着两轮轻便马车来的，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有的则是邻居。 身着黑袍的传道士站在齐腰深的水塘中。做好了各项准备之后，10名盛装的男女鱼贯涉入了水塘。他们宣明了自己的信仰，然后整个浸入了水中——女性则是在传道士的怀抱中入水的。他们上来了，衣服透湿，浑身发抖，走出水塘之后，每个人都向他们致了“贺辞”。他们接着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便往家赶。我的一个亲戚评论说，“信仰”可以永远制止喷嚏。站在我旁边的另一个亲戚已经按照德国的传统被革出了教门，他小心地露出了轻蔑的恶意。他对受洗者之一说道，“嗨！比尔，水还不算太冷吧？”这时他得到了真诚的回答：“杰夫，我想的是到了某个热烘烘的地方（见鬼！），我没觉着水冷。”其中一个年轻人入水的时候，我的亲戚惊得跳了起来。“你看，”他说，“我告诉你他会的！” 仪式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你认为那个

人会受洗？”答曰，“因为他想在M.开银行。”“这附近都是浸礼派教徒，他能开得下去吗？”“根本不可能，不过，受洗之后他就会得到整个地区的庇护，而且能够竞争得过任何人。”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和“靠什么手段”，于是引出了如下结论：只有经过最循规蹈矩的“见习”，并且对于一直追溯到早年的行为进行了最为严格的调查之后（有无违反法纪的行为？是不是经常泡酒馆？跳不跳舞？看不看戏？打不打牌？是不是很早就借债？有没有其他轻薄行为？），才能得到当地浸礼派会众的接纳。这些会众仍在严格坚持着宗教传统。得到会众的接纳等于是公认一个绅士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商业事务所要求的那些品质——有着绝对保证。受了洗礼就可以保证那个人得到整个地区的储蓄，以及没人可以匹敌的无限信任。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深入的观察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些——或至少是非常近似的——现象反复出现在绝大多数不同的地区。一般来说，唯有属于或循道宗、或浸礼会、或其他各个教派以及教派式秘密宗教集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个教派成员迁徙他乡，或者假如他是个行销商，他会带上会众为他开具的证明，从而不仅能使他很容易地和教派成员建立联系，而且至关重要，能使他到处都受人信任。如果他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经济困境，教派就会帮着料理他的事务，为他在债权人那里提供担保，并且常常根据“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六：35）的圣经原则给予他一切帮助。债权人能够指望的是，那个债务人所属的教派会顾及自身的声誉，不可能为了一个教派成员的利益而让债权人蒙受损失。然而，这对于那个人的命运还不是决定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一事实：一个享有崇高声誉的教派仅仅接纳这样的成员——他的“为人”使他看来能够无可怀疑地从道德上证明合格。关键就在这里：成为教派成员意味着证明了个人在道德上——特别是商业道德——的合格性。这一点和一个“教会”中的成员身份形成了对照，一个人入了教会就是有了“出身”，而教会则是让恩宠普照的，对好人歹人都一视同仁。实际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法人团体，它把恩宠加以条理化并支配着恩宠的宗教授予权，好像这是一种天赋的职能。大体上说，教会中的派别是强制性的，因而根本不去证明教徒品质的优劣。但是，一个教派却是那些根据原则能在宗教上和道德上证明合格的人们自愿组成的联合体。虽然一个人会发现他的成员身份是通过宗教见习才得到自愿接纳的，但他仍是自愿加入教派的。当然，这里有一个确凿的事实：恰恰是在美国，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到非常有力的抵消，因为教派之间的竞争常常导致灵魂的改宗，而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受传道士的物质利益决定的。因此，竞争的教派中间常常存在一些限制改宗的协议。例如，某人离了婚，但是按照宗教观点来看，他的离婚理由极不充分，为了阻止他轻易地再婚，就会形成这样的协议。能够为再婚提供便利的宗教组织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据说，某些浸礼派共同体在这方面有时就很宽松，而（密苏里的）天主教以及路德教教会则因为实行严格的限制而得到了赞誉。不过，据说这种限制却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减员。

由于道德过失被革出教派，就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了信誉，而且在社会上也将难以立足。几个月的大量观察证实，尽管（在1904年时）教会意识仍然相当重要，但是正在迅速衰微，而刚刚提到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性却明显更为牢固。在一些大都市，若干场合的人们都自发地告诉我，一个房地产开发商通常都会先行建造一座教堂，往往是极为朴素的教堂；然后到各种神学院物色并雇佣一个候选人，付给他500—600美元，给他提供一个极令人满意的谋生位置，条件是他能够招集来会众，从而鼓动人们把建起的房子“住满”。人们指给我看了一些破败的教堂模样的建筑，说那是失败的标志。不过据说绝大多数传教士都获得了成功。对于新来的居民而言，睦邻关系、主日学校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关重要是周围的邻居应当“在道德上”值得信赖。此外，教派之间还在会众的晚茶会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尽力满足会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上流社会的教派成员则是借助音乐演出进行竞争。（一个波士顿三位一体教派的男高音，据说只在做礼拜时演唱，那时的收入是8000美元。）尽管竞争如此激烈，但是教派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相互关系。比如说，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循道宗礼拜活动中，前述浸礼会的洗礼仪式就被用作对每个人进行启示的场景。大体上说，会众完全拒绝听讲“教义”说教并完全无视教派差别。只有“道德观”可以登堂入室。我曾听过一些对中产阶级做的布道，宣讲的内容都是那种可敬而牢固——当然也是极为亲切而庄重——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但是这些布道显然都是出于内在的信念；传道士往往也为之感动。如今，（一个人所属）教派的性质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他是不是共济会（5）、基督教科学派、基督复临派、贵格会等等的成员，这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从德行角度经过审查和一种道德见习之后能够经由“投票”被接纳为成员，在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因而也是在古代清教传统看来，这才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因此，人们这才看到了同样的结果。更切近的观察可以使人看到，独特的“世俗化”过程正在稳步推进，一切源于宗教观念的现象在现时代全都汇入了这一过程。不光是宗教联合体——因此还有各个教派——对美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国人的生活产生了这种作用。毋宁说，各个教派发挥的这种影响衰落得相当缓慢。稍加留心（即使在15年前）就能看到一个人引人注目的现象：美国的中产阶级（除了非常现代的都市地区和移民中心以外）有那么多人都在纽扣孔上别着一个小徽章（各种颜色的都有），很容易使人想起法国荣誉军团的玫瑰形纹章。如果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人们通常都会提到一个联合体的名字，有时还是一个具有冒险意味的古怪名字。显然，它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表明，联合体除了提供各种大量的帮助以外，它几乎始终发挥着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这种联合体——特别是在极少受到现代裂变影响的那些地区——大都给它的成员提供了从每个有能力的同胞那里要求得到兄弟般援助的（道德）权利。如果他碰上了并非咎由自取的经济困境，他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已经在若干场合注意到，这种要求一再遵循的正是“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的原则，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普遍极低的利率。不言而喻，互助会的成员无不乐于享受这种权利。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通过调查并对道德品质做出判定之后，还可以经由投票重获成员身份。因此，纽扣孔上的徽章也就意味着，“我通过了调查和见习，我的成员身份足以证明我是一个绅士。”而且，这还意味着已被证明值得信赖，这在商业活动中乃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可以看到，商业机会往往会受到这种正当化的决定性影响。所有这些似乎正在迅速瓦解——至少是宗教组织正在迅速瓦解——的现象，基本上仅限于中产阶级的范围。某些有教养的美国人常常简单地拒绝考虑这些事实，而且有些恼怒地把它们蔑称为“胡扯”或者落后，要么就干脆否认；威廉·詹姆斯肯定地对我说，他们许多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理解这些事实。然而，这些遗风仍然在许多领域荡漾，不过有时显得有些怪异罢了。特别是，这些联合体是使社会成员向上进入积极创业的中产阶级行列的典型媒介。它们有助于在中产阶级（包括农场主）的各个阶层，扩散和保持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气质。众所周知，为数不少的（完全可以说大多数老一代）美国的“创业者”、“工业巨头”、千万富翁和托拉斯大王都是各个教派，特别是浸礼会的正式成员。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人往往只是出于传统的原因而成为教派成员的，正如在德国一样，只是为了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取得正当性，而不是为了取得作为商人的正当性。在清教徒时代，像这样的“经济超人”并不需要这样一种支柱，当然，他们的“宗教虔诚”的真实性往往也很令人生疑。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随着并且由于中产阶级才向上走的各个阶层，乃是特定宗教信仰取向的载体，的确，人们肯定会提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机会主义地随波逐流（6）。然而，人们也不会看不到，如果这些条理化生活方式的品质——它们正是通过这些宗教共同体而保持下来的——和原则没有得到普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世间任何经济区域的历史上，（除了）那些完全僵化的封建制或家产制，没有一个新纪元会没有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洛克菲勒（Rookefeller）、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一类的资本主义人物。惟一发生了变化的是他们用来获取财富的技术手段。（当然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站在“善恶之彼岸”。然而，无论人们对于他们在经济变革的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给予多高的评价，但在决定一个既定时代和既定区域，应当由什么样的经济心态起支配作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关键因素。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是独特的西方资产阶级心态的开先河者，也没有成为它的载体。美国的各教派以及众多类似的排他性联合体和俱乐部，都是根据投票结果吸收成员的，关于它们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这里不是进行详细讨论的地方。一个典型的上一代美国人，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一系列这样的排他性俱乐部中度过的，开始是学校里的男生俱乐部，接下来或是体育俱乐部，或是希腊字母会，或是其他某种性质的学生俱乐部，然后进入众多著名的实业家和资产阶级俱乐部之一，最终是都市富豪俱乐部。获准进入就等于拿到了上升的入场券，特别是得到了展示自我感的证明书；获准进入就意味着“证明了”自我。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被接纳进入任何俱乐部（或者准社团），通常就会沦为弃儿（我注意到了一些由于未被接纳而自杀的情况）。一个商人、职员、技师或者医生，如果从业能力受到怀疑，一般来说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今，众多这样的俱乐部都表现出了走向贵族性身份群体的趋势，这成了当代美国的发展特性。这些身份群体并驾齐驱，而且应当充分注意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赤裸裸的富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只靠“金钱”本身也能买来权力，但却没有社会荣誉。当然，这是一种获得社会声望的手段，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同样如此；不过在德国，获得社会荣誉的恰当途径是购买封地，乃至创下一份限嗣继承遗产，进而为子孙后代被接纳进入贵族“社会”提供便利。在美国，从传统上就更加看重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人，而不是继承人，获得社会荣誉的途径就在于晋身一个上流社会的同好团体，这需要上一个名牌大学，从前则是加入一个著名教派（比如长老会，在纽约的长老会教堂里就可以看到座位上放着软靠垫和扇子）。在今天，加入一个著名俱乐部乃是必由之路。另外，住宅也很重要（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几乎都不缺少“露宿街头”的现

象)，还有礼服和消遣。只是在最近，清教徒前辈移民、波卡洪塔斯或者其他印第安女士等人物的血统才变得重要起来。这个问题此处不宜详论。已经有大量五花八门的翻译作品再现了富豪们的家族史。所有这些现象——往往非常怪诞——都发生在美国“社会”欧洲化的广阔天地中。一直以来，特殊的美国式民主并没有产生出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不定型沙丘，而是产生了一个由严格排他而又自愿的联合体组成的热热闹闹的综合体，这恰恰是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不远的以前，这些联合体还并不赏识由出身和继承的财产，以及官职和教育文凭所带来的声望，至少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这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尽管如此，这些联合体也远不是张开双臂一视同仁地接纳任何人。实际上，就在15年前，一个美国农场主还不会带领客人从一个正在田间犁地（出生在美国！）的农业工人旁边走过，除非他给双方做了正式介绍并且客人与工人“握了手”。以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俱乐部里，谁也不会想起——比如说——两个一起打台球的成员是老板和职员的关系。这里绝对奉行的是绅士间的平等。（7）当然，一个美国工人的妻子在随同这位工会会员出席午餐时，也完全会进行自我调适，会仿照资产阶级女士的样子着装和交际，尽管有点朴素且比较笨拙。一个人要想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获得充分的认可，无论他处于何种地位，都要遵行资产阶级社会的惯例，非常严谨的上流社会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作为一项规则，他还必须能够表明他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某个教派、俱乐部或者互助会的投票接纳，不管那是什么团体，只要它被公认为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即可。而且，他在社会上必须始终能够证明自己是个绅士。相应地，在德国被看重的则是为了“交易资格”与“通婚资格”而加入Couluer（8）和获得预备役军官的任命，以及有资格接受决斗挑战所具有的重大身份意义。同样的事情，但方向和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如果一个人没能入围，那就不是绅士；如果不屑于这样做——这在德国人当中很常见（9）——那就只好去艰苦挣扎，特别是在商业活动中。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去分析这些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的环境的社会意义。我们首要关心的是这一事实：通过投票吸纳成员的非宗教俱乐部和会社，它们在现代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的产物。它们的地位源出于这些自愿联合体的原型——教派——远更排他的重要性。实际上，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地道的美国人的祖国——北大西洋沿岸诸州——的各个教派。我们首先应当记得，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普遍平等的公民权（白人的公民权！因为黑人以及所有混血人种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有事实上的公民权）以及“政教分离”，都是很晚近的时候——实际上是从19世纪开始——才获得的成就。我们还应当记得，在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中心地区，尤其是在马萨诸塞，要想成为那个州的正式公民，（除了某些其他前提以外）先决条件是在教派会众那里获得正式的公民身份。这实际上是宗教教徒在决定着准不准许获得政治公民的身份。（10）做出这样的决定要看一个人是否通过品行——就这个词的最广义的用法而言——证明了自己的宗教资格，所有的清教教派都是如此。直到独立战争之前不久，从任何次要方面来说，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都不是这个州的主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形式上他们不是惟一正式的政治公民。他们是凭着不公正划分的广大选区才成为政治主宰的。获准充分享有教派会众的各项权利，特别是领受圣餐的特权，对于培育各教派的禁欲主义职业道德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而这种职业道德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端时期所需要的。事实可以证明，若干世纪以来，禁欲主义教派的宗教虔诚在所有的地方——包括欧洲——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前述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如果集中了解一下这些新教教派的宗教背景，（11）就会发现他们的书面文献、特别是整个17世纪的贵格会和浸礼派文献都在津津乐道于这样的事实：有罪的“尘世之子”在生意上相互猜疑，但他们信任虔信者在宗教上坚定不移的正直。（12）因此，他们只给虔信者提供信用贷款，只到虔信者那里存钱，而且只到虔信者的商店购物，因为在那里，且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得到诚实而固定的价格。众所周知，浸礼派始终都在声称是他们首先要求把这种价格政策上升为一种原则的。除了浸礼派以外，贵格会也提出了这种要求，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使我注意到了下面这段引文，可以作为说明：这不光与国家的法律有关，这些早期的成员都把自己的诺言和约定视为神圣。可以说，他们在生意场上也是如此。他们最初形成一个社会时，作为商人他们蒙受了损失，因为其他人不喜欢他们的独特做法，不去光顾他们的商店。然而时间不长，人们就对着他们大喊大叫，抗议他们操纵了国家的贸易。提出这种抗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满他们绝对免除了与他人的一切商业协议，因为他们从不为他们出售的商品定出两种价格。（13）众神喜欢亏本销售或者行为善良的人，他们会保佑这样的人发财，这种观念在世界各地确实屡见不鲜。但是，新教各教派却是自觉地把这种观念与宗教行为的性质联系起来，他们遵循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则：“诚实乃是最上策。”这种联系在新教各教派当中都能看得到，虽然不是他们所独有，但仅仅在他们当中才能看到那种特有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全部典型的资产阶级伦理观一开始就是所有禁欲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所共有的，这与直到很晚近的时候美国各教派所践行的道德观完全一致。例如，循道宗就认为，应当禁止（1）发生买卖口角（讨价还价）（2）经营未付关税的商品（3）以高于国家法律所允许的利率收取利息（4）“聚敛尘世的财宝”（意指将投资资本转为“有固定利息的财富”）（5）借钱而又不能保证有能力偿还债务（6）一切奢侈品这种伦理观已经详细讨论过了（14），但是，能够追溯为各禁欲主义教派早期起源的，不光是这种伦理观。尤其是，包括在那些起源中的，还有社会的奖赏、纪律手段以及影响到所有分支的清教宗派主义的组织基础。当代美国遗存的都是一种宗教生活规范的派生物，而这些规范曾经以令人难忘的效率发挥过作用。我们不妨作一下简要考察，以澄清这些教派的特性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取向。在清教内部，“信徒的教会”原则最早显然是在1523—1524年间苏黎世的浸礼派信徒中产生的（15）。这项原则限定会众只接纳“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它意味着一种由真正圣洁、与世无争的人们自愿组成的联合体。托马斯·闵采尔反对为婴儿洗礼；但是他没有迈出下一步，即要求成人像婴儿时那样重新受洗（再洗礼）。托马斯·闵采尔去世后，苏黎世的浸礼派信徒于1525年实行了成人洗礼（大概也包括再洗礼）。四处飘游的熟练工匠是浸礼派运动的主要载体。每次遭到镇压之后他们都会把它携往新的地区。这里不再详论老浸礼派、门诺教派、浸礼会、贵格会那种自发的入世禁欲主义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再描述每个禁欲主义教派——包括加尔文宗（16）和循道宗——是怎样一再被迫殊途同归的。这里产生的结果是，成为教会主宰的，要么是教会内部模范基督徒（虔信派）的秘密集会，要么是被证明为无懈可击的宗教“正式公民”的共同体。其余成员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身份群体，作为遵守纪律的较次要的基督徒而处于从属地位（公理会）。从茨温利到克伊波与施托克尔（Stöcker）的几个世纪中，新教教义一直经历着两个组织原则的外部 and 内部冲突，一是把“教会”看做施与恩宠的强制性联合体，一是把“教派”看做宗教上合格的人们的自愿联合体。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只是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自愿原则产生的那些结果。另外，我们只需记得，保持圣餐的纯洁性、因此要把不洁之人排除在外这一决定性的观念，也引导那些未能形成教派的宗派找到了一种对待教会纪律的方式。探讨过各教派纪律的得救预定论清教徒尤其如此。（17）对于基督教共同体来说，圣餐的核心社会意义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对于教派本身来说，圣餐礼的纯洁性观念在他们的发起时刻是决定性的（18）。第一个始终如一的自愿主义者布朗（Browne），在他的“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for aie”（“论宗教改革的刻不容缓”，可能作于1582年）一文中，直接强调了被迫与“恶人”在圣餐上共同行礼就是反对圣公会和长老会的主要理由（19）。长老会竭力想平息这个问题，但却白费了气力。在伊丽莎白时代（旺兹沃思会议（Wandsworth Conference））这已成了关键问题。（20）谁能把一个人从圣餐上排除出去，这个问题在英国革命时期的国会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开始时（1645年），新教的牧师和长老——也就是平信徒——都是随意地裁决这些问题。议会则试图确定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排斥。所有其他情况都要视议会是否同意而定。这意味着实行“埃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瑞士神学家、医生托马斯·埃拉斯都（1524—1583）的主张，他支持茨温利的圣餐理论，反对加尔文宗运用教会权力判人异端罪而处以刑罚，认为宗教应受国家支配。——中译者注，对此威斯敏斯特会议进行了激烈反对。公理会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只许持有入场券的人以及公认有着良好声望的本地居民领受圣餐。外地教徒要想得到入场券，必须经过合格成员的推荐。给迁居或旅行的人出具的资格证明（推荐书）也出现在17世纪（21）。在官方教会内部，巴克斯特的秘密集会（联合体）1657年被引入了16个郡，并被确定为一种义务性的审查机构。这些都有助于牧师确定成员的资格并将恶人逐出圣餐礼（22）。威斯敏斯特会议“不奉国教的五兄弟”——住在荷兰的上流社会避难者——也希望达到类似的目的，他们建议允许在教区以外存在自愿结合的会众，并授予他们选举代表参加宗教会议的权利。新英格兰的整个教会史都充满了有关这类问题的斗争：谁可以被接纳参加圣事（或者比如说成为一名教父），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子女能否受洗（23），在什么条件下后者能得到接纳，等等。这里的难题不仅在于谁有资格获准领受圣餐，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接受它（24）。因此，如果信徒怀疑自身的资格并决定离开圣餐，那么这种决定就不能消除他的罪孽（25）。另一方面，会众则要共同对上帝负责，为了保证纯洁性，要坚持把那些没有资格、特别是被上帝摒弃的人（26）驱离圣餐。这样，通过一个有资格处于恩宠状态的牧师，会众尤其要对施行圣事共同负责。于是，古老的教会体制问题又复活了。巴克斯特曾提出，至少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接受一个没有资格的牧师、因而也可以接受一个品行可疑的人参加圣事。他想以这种妥协性建议进行调和，但却毫无成效（27）。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古代多纳图教派（Donatist）奉行的个人超凡魅力原则，寸步不让地强硬反对把教会视为管理恩宠的机构这一原则（28）。天主教会通过教士的不可磨灭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characterindelebilis) 彻底确立了颁授恩宠的原则，但是它也支配着宗教改革时期的官方教会。公理派观念世界那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凭藉的是全体会众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责任。这为牧师和教友们提供了获准参加圣事的资格。而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原则。众所周知，荷兰的克伊波派最近几十年间已经有了遍布各地的政治分支。这是以如下方式产生的：阿姆斯特丹一个教派的长老们——因此是些平信徒——反对尼德兰归正宗宗教会议实行教会统治的主张，他们在后来成为首相的克伊波（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长老）带领下，拒绝承认持有外间传道士开具的批准证书也可以让教徒参加圣事，假如他们认为那些传道士没有资格或者不可信任的话（29）。事实上，这正是16世纪长老会与公理会之间的那种对抗，因为会众的共同责任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说，按照自愿主义的原则，可以自由接纳有资格的人——仅仅是有资格的人——成为会众的成员。由此我们看到了本地圣事共同体享有主权的原则。只有本地宗教共同体能够判断一个成员是否具备了资格，因为他们熟悉人头，容易调查。但是一个跨地区联合体的教会当局就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可以多么自由地选择这样一个教会当局。只要成员局限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地方会众就不乏辨别力。所以，从原则上说，只有规模相对较小的会众才是恰当的。（30）凡是共同体过于庞大的地方，要么会形成一些秘密宗教集会，比如在虔信派那里，或者成员们被组织成一些团体，它们转而又成了教会纪律的载体，比如在循道宗那里（31）。自治性会众有着特别严格的道德规范（32），这构成了第三个原则。由于事关圣事共同体的纯洁性（或者像贵格会那样事关祈祷者共同体的纯洁性），这是不可避免的。禁欲主义教派的纪律事实上远比任何教会的纪律都更为严苛。在这方面，教派倒是很像修道院。教派的纪律也类似于修道院的纪律，因为它确立了见习的原则（33）。和官方的新教教会原则不同，因道德过失而被革出教派，往往就被断绝了和会众成员的一切交往。因此，教派招来了毫不犹豫的联合抵制，包括在商业活动中。除了绝对必要的情况以外，教派有时还避免和非教友发生任何关系（34）。而且引人注目的是，教派把实施纪律的权力授予了平信徒。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精神权威能够承担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即使在长老会信徒中间，平信徒长老的影响也非同寻常。然而，公理会——浸礼会更是——通过神学家明确表示要与会众的统治进行斗争（35）。这种斗争的直接结果自然是平信徒成员的教权主义化，他们现在已经通过自治、警告、可能的话还有开除教籍而接掌了进行道德控制的职能（36）。平信徒对教会的支配，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表现方式就是追求平信徒布道的自由（发布预言的自由）（37）。为了使这种要求获得正当性，有人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共同体的情况。这种要求不仅动摇了路德教的圣职观念，也动摇了长老会的神赐秩序观。平信徒的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反对任何职业神学家及传道士。只有既非培养亦非官职的超凡魅力才会得到承认。（38）贵格会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在宗教集会上讲道，但只有受到圣灵感动时才应当讲道。因此，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职业牧师。诚然，今天大概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彻底做到这一点。正式的“传说”是，会众根据经验认为在礼拜时最易于接近圣灵的那些成员，被安排坐在面对会众一张特设的长凳上。在深长的静默中，人们等待着圣灵在他们其中之一（或者会众中的其他某个成员）那里附体。但遗憾的是，我的期望落空了，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大学的礼拜过程中，圣灵并没有降临在长凳上一个着装素美、其超凡魅力得到了高度颂扬的老妇身上。相反，人们一致肯定，圣灵降临的对象是一位勇敢的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他就“圣徒”的概念发表了极为博学的演讲。无疑，其他教派并没有得出——或者至少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出——这种激进的结论。然而，牧师的活动并非主要作为“佣工”（39）仅仅担任荣誉职位，他还要筹集自发表示敬意的捐款。（40）而且，他的牧师业务可能是个副业，只是为了偿还他的开支（41）；或者他随时都可能被免职；或者是一种巡回传道士居多的传教组织，他们只是偶尔在同一个“巡回区”工作（42），就像循道宗的情况那样（43）。凡是维护着职责（就其传统意义而言），因而也维护着神学资格的地方（44），这种技能就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和专业前提。然而，真正决定性的品质还是恩宠状态的超凡魅力，这就需要官方来识别它。当局——比如克伦威尔的审查者（办理宗教资格证明的地方机构）和驱逐者（行政处罚机构）（45）——必须审查牧师们是否称职。据认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处，同样也是权力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处。克伦威尔的圣徒军只许宗教上合格的人通过圣餐礼加入进来，所以克伦威尔的士兵才会拒绝在一个不属于具备了宗教资格的圣事共同体的军官率领下投入战斗（46）。在教派成员中间必定会盛行早期基督徒的博爱精神，至少在早期浸礼会和衍生派别中间是这样；或者至少会要求力行兄弟仁爱（47）。某些教派还把提起法律诉讼视为禁忌（48）。在必需的情况下，相互援助是强制性的（49）。自然，他们并不禁止与非成员做生意（在极端激进的共同体中偶有例外）。然而，一个人要想加入教派，需要有些自知之明（50）。一开始他就会碰到（关于成员身份和品行的）证书制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51), 那种证书是为迁往别处的成员开具的。贵格会信徒的兄弟之爱曾经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 他们大力进行的宣传所招来的责任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不堪重负。这些会众的内聚力非常强大,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 它是新英格兰拓居者能够一往无前的因素之一。与南方相比, 新英格兰拓居者大都联系紧密,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都市特性(52)。显而易见, 在所有这些方面, 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各教派和类似于教派的联合体, 它们的现代职能, 都可以在曾经遍及所有禁欲主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的那些环境中, 找到直接的源头、萌芽和遗传。如今它们正在衰微。摩西十诫从一开始就是为教派那种极其孤傲的“社会地位的自豪感”而存在的。(53) 现在, 整个这项发展的哪个方面, 还对我们的问题有着实际的决定意义呢? 中世纪的开除教籍仍然有着政治和民事后果。从形式上说, 这一点要比存在着教派自由的地方严厉得多。此外, 在中世纪, 只有基督徒才能成为正式的市民。在中世纪还有可能通过教会的惩戒权力去对抗一个不能偿还债务的主教, 正如阿洛伊斯·舒尔特

(Aloys Shulte) 绝妙证明的那样, 这种可能性给予主教一种远远高于世俗君主的信誉度。同样, 一个普鲁士代理官员如果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受到指控, 这一事实也使他有了更高的信誉度。对于加入了兄弟会的德国学生来说, 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时的口头忏悔以及教会的惩戒权力也为有效强化教会纪律提供了手段。最后, 作为合法权利的保障, 宣誓也是可供利用的机会, 以确保债务人被开除教籍。

然而,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 由于这些条件和手段而得到鼓励, 或者被视为禁忌的行为方式, 都完全不同新教的禁欲主义所培育或压制的那些行为方式。例如, 对于代理官员或者兄弟会的学生——大概也包括主教——来说, 提高信誉度的途径毫无疑问并不是培养适用于商业活动的个人品质; 对此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 尽管这三种情况都想产生同一个方向的效果, 但是解决办法却截然不同。中世纪——比如路德教——的教会纪律, 首先是操纵在行政官员手中; 其次, 这种纪律——完全就其效力而言——是借助权力手段来贯彻的; 第三, 它是对具体的个人行为进行奖惩。新教以及各教派的教会纪律, 首先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但往往是全部——掌握在平信徒手中。其次, 它是通过一个人必须有立足之地这一需要而发挥作用的。第三, 它培育的是一些品质, 或者说, 如果一个人愿意, 他会选择这些品质。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

教派(或者秘密宗教集会)的成员必须具备某些品质才能进入共同体的圈子。正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展示的, 具备这些品质对于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甚为重要。为了在这个圈子中保持不坠, 成员必须反复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它们得到了他的坚持不懈的培养。因为, 像在彼岸的天堂一样, 他在此时此地的整个社会存在都要依赖于“证明”自己。比较而言, 天主教的认罪忏悔——再说一遍——是一种减轻个人巨大内心压力的手段, 而教派成员的行为却始终处于这种压力之下。至于中世纪某些正统和异端宗教共同体是如何成为禁欲主义新教教派之前驱的, 此处不赘。

根据全部经验来看, 没有任何培养品质的手段能比一个人必须在同道圈子里保持不坠更有效力了。因此, 那种持续不断而又不露锋芒的教派道德规范, 也就意味着权威的教会纪律, 而理性的培养和选择就意味着有序和禁忌。

就像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一样, 清教教派在这方面也是入世禁欲主义最独特的载体。此外, 它们是世界主义的天主教会这一管理恩宠的强制性组织最始终如一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惟一始终如一的对立面。清教教派把最强有力的个人关切——对社会自尊的关切——贯穿到对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因此, 个人动机和切身的自我利益也被它的所有分支用来维护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清教伦理。这对于它的深入人心和强大影响有着绝对的决定性意义。

再说一遍, 这不是一种宗教上的道德教义, 而是能够得到奖赏的道德行为方式, 这才是关键所在(54)。这种奖赏是通过各自努力得救的方式和状况而体现出来的。这种行为构成了“个人”的独特“精神气质”——就该词的社会学意义而言。对于清教来说, 这样的行为就是一种条理化的理性生活方式, 在某些特定环境下, 这种生活方式便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铺平了道路。由此得到的奖赏就是能够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获得了救赎(这在所有清教教派中都能看到), 以及在同胞面前证明自己在清教教派内部保持住了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互为补充, 并在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 它们有助于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有助于产生它的独特精神气质——现代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精神气质。

禁欲主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形成了现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基础之一。尤其重要的是, 他们彻底打破了家长制和威权主义的束缚(55), 并且独辟蹊径地阐释了这一观念: 应当更多地服从上帝, 而不是更多地服从人。

最后, 为了理解这些伦理影响的性质, 还需要做一下比较评论。中世纪的行会往往控制着成员的一般道德标准, 类似于禁欲主义新教教派的教会纪律所实行的那种控制(56)。但是, 行会和教派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 显然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

行会把同一种职业的成员联合在一起; 因此它是把竞争者联合在了一起。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限制竞争, 限制通过竞争而理性地追求利润。行会培养的是“市民”美德, 在某种意义上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他们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载体（一个要点，这里不再详论）。行会是通过一种“糊口政策”和传统主义来实现这一点的。就行会经济管理的效率而言，它的实际结果早已为众所周知。然而，教派则是通过选择与培养道德上合格的志同道合者把人们联合在一起的。他们的成员身份并非基于师徒关系、或者某项职业中具备技术资格的成员的家庭关系。教派仅仅从循规蹈矩的正直和条理化的禁欲主义角度去控制和规范成员的行为。它没有物质上的糊口政策的目的，那会有碍于发展对利润的理性追求。一个行会成员的资本主义式的成功会瓦解行会的精神，英格兰和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行会就要回避资本主义式的成功。但是，一个教派教友的资本主义式成功——如果是合法取得的成功——则会成为他的价值和恩宠状态的证明，而且会提高教派的声望，提供宣传良机。因此，这样的成功是受欢迎的，前面引用的若干事例可资证明。毫无疑问，西方中世纪式的行会自由劳动组织不光是一个障碍，而且与它们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还是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57）。当然，行会不可能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只有禁欲主义教派的条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经济“个人主义”动力成为理所当然，并且使它熠熠生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编辑推荐

1、国内目前最可靠译本之全新修订版，译者再度精心完善经典。2、现代社会科学最知名和最具争议的作品问世105周年。纪念本书作者马克思·韦伯逝世90周年。3、西方社会学大师全方位导读：塔尔科特·帕森斯、R.H.托尼，兰德尔·科林斯、斯蒂芬·卡尔贝格以及京特·罗特等多位韦伯专家题序导读。4、附录中译出了本书的姊妹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最后的反批评”。5、多版本注释：全面收录德文原版、帕森斯英译本、卡尔贝格英译本研究精髓。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精彩短评

- 1、万恶的第四章。。。。。。！！
- 2、慢慢啃
- 3、社会学必读书目
- 4、外观没说的，内容比较生涩，可能是外国人写的书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韦伯的名著，值得阅读
- 5、好书。
看完之后明白精神和宗教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读起来较晦涩，但如果坚持读完必定是受益匪浅。
是一本社会学的启蒙书也是必读书。
- 6、书的质量很好 应该是正版 很喜欢
- 7、天了噜我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我的天哪翻来覆去的论证我看的好累啊。我这么懒的根本原因一定没有信仰的关系！因为是电子书上看的，看的时候一直觉得翻译好难受，然后才知道韦伯有这么多种译本啊！不过我不会去深究了，我觉得这种自己看不懂不能怪翻译。
- 8、不错，物流很快，书很好
- 9、说明 英版序 序言 前言 导言 导读 导论 绪论 然后是正文シ__シ)
- 10、这本翻译得很好，而且有很多导读，读起来不晦涩。
- 11、表示德国人的逻辑真心难以follow
- 12、很好。前言介绍导读好多。。
- 13、16年7月4-9日，余味绵长
- 14、了解到很多信仰英雄！非常棒。
- 15、很好！马克思韦伯！！
- 16、我有一种注释比原文多的错觉。。
- 17、翻译出色，大量评述与注释有助于理解，经典版本。
- 18、这个版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估计是比较好的版本了，书的印刷质量也不错，内容上是很原汁原味的，觉得要了解韦伯的宗教思想就要看看这样的书，虽然看起来进度有点慢，也主要是自己的知识面不广，但是读下来你就能懂得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一个内在联系，是不错的一本书。
- 19、韦伯认为对于金钱的贪欲和对于上帝的敬畏之间的和谐状态是因为“禁欲主义”，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调和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上帝给的“天职”一旦不再被禁欲主义控制，那么资本主义的精神便不复存在了吗？还是对于物质的贪欲会战胜资本主义的精神？
- 20、还没看 要慢慢看。。。老师推荐的版本
- 21、完全是因为阎克文翻译的缘故，所以买了这个版本，此前已有广西师大的
- 22、抛开内容本身不论，这应该算是论证（因果关系）命题的经典结构和写法。译笔感觉不如台译本，译名看着习惯些。
- 23、必看的名著 质量也很好
- 24、人的原罪，却是进化的源动力；
阿西莫夫说了，控制民众最初级的办法是利用宗教，最根本的办法却是利用经济，书中想表达的不甚了了，却印证了怀疑的。
- 25、现当代社会科学作品中最知名，也是最具争议的，值得慢慢研究。
- 26、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你总会引起你的共鸣，无论你是否与作者同一个时代
- 27、至今仍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看的这本书，87版。宗教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是韦伯想要研究的，这本书只是他思想中的一小部分，有必要去读读其他的论著。
- 28、作为社会学的必读经典，还是很不错的
- 29、在图书馆看了一遍，然后又对照了一下其他的版本，确实这个版本比较流畅。哪个版本最准确我不敢说，但至少康乐的比较晦涩，阎克文的读取来没什么障碍，至于别的版本就更差劲了
- 30、期待已久的书，支持一个
- 31、补标。应该叫《反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32、感觉知识体系还不够 还得补啊...
- 33、注释比正文还要重要（译者很用心，但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34、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维度的解释
- 35、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者；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了，而且把它看做上帝的直接意愿——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
- 36、不同阐述
- 37、从师兄那里借来的。觉得翻译的并不太好。前面的导论和导言导读实在太长....
- 38、这个版本很好的，很好的书。
- 39、刚拿到，翻了翻，还不错，最新版的。
- 40、此书是另一个马克思的经典作品，感受是经典与篇幅无关。此书因为经典，版本很多，我在书店详细比较过，这个版本的最好。好在哪呢？好在其前面的各种版本的序言，有些译者序对书的概括非常切合，不想看全书的看看序言就可以了
- 41、相见恨晚
- 42、看的过程中不断和朋友交流，得到的结论大概如下。先从当下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得出加尔文宗流传广的地区经济发展更好。从而反推其宗教伦理中是否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益的部分。故而发现，加尔文宗有这样一个精神，为了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必须一生恪守某一种生活态度。其中一点是必须从事尘世劳动，并且要创造财富，累积财富且奉献社会来荣耀上帝，为此生或者死后可以得到好的归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宗教精神已经消失，人们创造财富不再是一种天职。
- 43、韦伯大法好，无奈很难读下去。
- 44、目前很多版本盛行，相形之下，这个版本多了不少的东西，特别是附录。
- 45、这版印刷纸质感觉什么都不错！
- 46、印刷不错，奇怪的是一次买的书怎么分两个包裹送
- 47、暂时还没看，老师推荐的，很有利于我们学习~
- 48、有没有人写儒家伦理和中国未能萌芽的资本主义？
- 49、韦伯这视角开的挺好，并且分析的很透彻，马歇尔都对他挺钦佩的，他是个牛人
- 50、韦伯的思路很新颖。窃想韦伯最后的话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发现“铁的牢笼”最初来源于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这种论述是纯粹历史范畴的，但是更应该去探讨禁欲主义新教怎么消融进纯粹的功利主义，到底怎么为人们的行为动机施加影响。毕竟所有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加了解人。
- 51、经典读物，很早就想一读，衡量了多个译著版本，最终选择了这个。
- 5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53、对内容无力评价，只是就装帧和版本而言，确实非常好。不过西人著作最好要能读原文原典，矮人看戏何曾见，皆是随人说短长。
- 54、很新的译本，有很多导读和注释，较为全面。
- 55、几句话就能总结 以后补
- 56、书是不错的书，但是太专业了，呵呵，还需要仔细拜读，希望领悟到其中的内容，对自我有提升！
- 57、刚开始读，很是期待啊。。。
- 58、阎克文老师译的 对的住韦伯
- 59、真的不错的角度
- 60、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他所做的更多的还是探究资本主义的起源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形成特征和原因。当然，作为一个外行，感觉并没有理解韦伯所要讲述的东西，只能从字面上感受
- 61、天职
- 62、这个版本不错，赞一个，书的质量还行
- 63、这是本不错的书，作为政法的学子，是写作业而买的这本书，不过这本书得内容挺能引起我的深思，很有感觉，毕竟宗教和经济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而这本书是有多个作家的导读的，能更容易地助我去读懂这本书，而且这个版本是最好的了~
- 64、老师推荐的这本书，看来很不错，值得购买！
- 65、老早就收到书了，一直没评论。内容当然是一流的，书质量也不错，推荐.....
- 66、没想到前面的序言和评论就占了2/3
- 67、虽然是经典但是很多观点不敢苟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68、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大陆韦伯研究和德文翻译的最新水准。这样的版本出来，不出几年就可以代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了。非常的好，推荐这一版
- 69、一本很适合当代青年看的书籍
- 70、希望有人能提供新的版本，谢了，这个不太好懂
- 71、很专业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 72、内容是很丰富，但是翻译太差劲了。
- 73、隐性价值理性的失范
- 74、比较难以进入语境
- 75、很经典的书，研究社会科学的都应该看看！
- 76、书很好，看韦伯的书感觉就是不一样，老阎翻译的，值得一看
- 77、一个词：扯淡
- 78、这是一本经济学用来撕社会学，社会学用来撕经济学的书.....
- 79、很喜欢的书，送给朋友的
- 80、配合着前面的导读和导论会比较容易理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 81、很薄的一本著作，与它的名声相比还真是通俗易懂的一本书。宗教改革以来，尤其是加尔文宗合法化了世俗生活，其禁欲主义规训培养了逐利的资产阶级和安贫的无产阶级
- 82、反正是读完之后还得读的
- 83、真正的大师,纵横历史,视野开阔。应立即开始第二遍阅读。
- 84、韦伯的书就不评价了吧，确实很有启发，这是一种有启发性的思考模式。
- 85、一直觉得韦伯的历史观不如马克思宽广，韦伯甚至更批判更理性。“铁的牢笼”的确振聋发聩
- 86、老师推荐的，但是还没看
- 87、伦理与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 88、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新思路。
- 89、韦伯的书虽然不好读，但是能读完确实感受很深~西方世界的兴起在宗教方面的原因确实很大~
- 90、看不懂
- 91、民主、现代化均能从中得到答案
- 92、伟大的学者 伟大的书，不过，不知道和广西师范大学的那个版本比起来 哪个更好一些
- 93、这本书让我对美式资本主义或者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由来有更深刻的理解。书的第三及第四章提到太多的人物和基督教派别，由于对他们不了解所以影响了阅读的乐趣，但是并未妨碍对书本主题精神的理解。宗教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影响深远，不同于中国，宗教受统治阶层控制，也不同于中东地区，宗教控制世俗生活。我觉得西人反而将宗教与其世俗生活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让两者和谐相处，使其人民既能享受宗教信仰的力量也能让其指导世俗生活，这不实为两全其美的方法。大学时代，我看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西方的宗教及传教士创办大学而后引起文艺复兴倍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将欧洲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书籍重新拿来再读一遍，估计能更深刻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 94、在书中，马克思，韦伯所阐释的中心意义是，争取理性的获利是上帝给予的恩宠。在理性的基础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的理性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让新教徒认为，劳动就是上帝和世俗人的中介。（他们认为，每个人都要去工作，履行自己的责任，不应该放弃世俗的生活去修道，这是很自私的想法。）当然，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的增加了财富。可见，新教徒的生活伦理积极的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可以说，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再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
- 95、研习经典之作
- 96、独特然而不实际的开创性书籍。
- 97、“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
- 98、就书有褶皱懒得换了
- 99、书的质量包装都很好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00、一直很想买，但是很贵，时逢促销，就下手了

101、总体而言，整本书的可读性似乎并不是特别好。思路和结论有洞见，虽然也饱受批评。尤其是冗长的各派宗教教义的分析章节，对无神论读者就显得特别乏味枯燥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精彩书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章节试读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资本主义精神

个人理应让自己的资本增殖.....这里宣扬的不单是一种发迹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犯其中的规则不是被看作愚蠢，而是玩忽职守.....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这种伦理所追求的summum bonum（至善），完全没有幸福注意的成分掺杂其中，更不用说享乐主义成分了.....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它被十分单纯地看作了目的本身。要尽到天职的义务，这一独特的观念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劳动本身必须被当做一个无条件的目的来完成，当做一项天职.....它是不能单凭低工资或高工资刺激起来的，只能是长期艰苦教育的结果。推动这一变化的人通常.....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怀着严谨的资产阶级见解和原则，既工于心计又敢想敢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不稳健节制、诚实可信、机敏精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事业之中。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它以严谨的计算为基础达到理性化，以原件和谨慎追求经济成功.....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1页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实际的道德异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掏出了铁笼.....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24页

尘世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一目的。蒙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的唯一任务就是竭尽全力执行上帝的诫命以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也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遵从上帝的诫命、为了那个目的而组织社会生活，正是上帝的意志。

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68页

一旦对消费的约束和这种获利能动性的释放结合在一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通过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实现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作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地增加了财富。.....在荷兰，在这个仅被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实际支配过7年的国家，越是严肃的宗教圈子，生活方式就越是简朴，这与巨大财富结合在一起，竟导致了一种超常的积累癖。

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5页

资本主义即等同于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去追求利润，并且永不停歇地获取新的利润的经济行为。因为它必须如此：在一个彻头彻尾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不能利用机会获取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会销声匿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31页

(禁欲主义)发展出了一套理性行为的系统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无理性冲动的影响.....它试图使人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有目的的意志,使他的行为处于恒常的自我控制之下,让他慎重考虑自己行为的伦理后果。.....客观上说,它把僧侣训练成了为天国效劳的工人,.....面对强烈的轻蔑,清教徒则报之以沉着的缄默,.....令人肃然起敬,而这一点至今仍是最典型的英美绅士的特征。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60页

从德语beruf(职业、天职)来解释新教对职业的新的宗教解释,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因此,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看来,职业无贵贱的社会价值体系仍然要追溯到宗教改革。

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76页

一般而言,现代人,即使抱着最大的决心,也不再能看出宗教观念本来就对文化与国民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不过,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对文化和历史进行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因果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样的可行性,然而,无论哪一种解释,如果不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准备,而是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结论,那就同样不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chapter4 and chapter5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Historically, the four major forms of ascetic Protestantism have been Calvinism, Pietism, Methodism, and the Baptist sects. None of these churches are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or even from non-ascetic churches. Even their strongest dogmatic differences were combined in various ways, and similar moral conduct can be found in all four.

In this section, Weber presents som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Calvinism, as well as discussing how dogma affected practical living. After presenting the doctrines of Calvinism, Weber turns to three other ascetic Protestant religions

The first religion Weber describes is Calvinism. Calvinism's most distinctive dogma is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Calvinists believe that God preordains which people are saved and which are damned. Calvinists came to this idea from logical necessity. Men exist for the sake of God, and to apply earthly standards of justice to God is meaningless and insulting. To question one's fate is similar to an animal complaining it wasn't born a man. Humans do not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God's decrees, and we only know that part of humanity is saved, and part damned.

It was psychologically necessary that they have some means of recognizing people in a state of grace, and two such means emerged. First, it was considered an absolute duty to consider oneself to be one of the saved, and to see doubts as temptations of evil. Secondly, worldly activity was encouraged as the best means of gaining that self-confidence.

Why could worldly activity take on this level of importance?

Calvinism rejected the mystical elements of Lutheranism, where humans were a vessel to be filled by God. Rather, Calvinists believed that God worked through them. Faith had to be shown in objective results. Good works were not a means to salvation, but they were a sign of having been chosen.

Weber observes that Calvinism expected systematic self-control, and provided no opportunity for forgiveness of weakness. "The God of Calvinism demanded of his believers not single good works, but a life of good works combined into a unified system." This was a rational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to life. Since people had to prove their faith through worldly activity, Calvinism demanded a kind of worldly asceticis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After presenting the doctrines of Calvinism, Weber turns to three other ascetic Protestant religions, the first being Pietism. Historically,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wa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of Pietism, and Pietism is closely linked to Calvinism. Pietists had a deep distrust of the Church of the theologians, and they tried to live "a life freed from all the temptations of the world and in all its details dictated by God's will." They looked for signs of rebirth in their daily activity. Pietism had a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side of religion than orthodox Calvinism accepted, and Lutheran strains of Pietism existed. First, Pietists believed that the methodical development of one's state of grace in terms of the law was a sign of grace. Secondly, they believed that God gives signs to those in states of perfection if they wait patiently. We see that Pietism had an uncertain basis for its asceticism that made it less consistent than Calvinism. This is partly due to Lutheran influences, and partly due to emotionalism. This study thus explains som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 of peo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ietism instead of Calvinism. Methodism represented a combination of emotional yet ascetic religion with an increasing indifference to Calvinism's doctrinal basis. Its strongest characteristic was its "methodical, systematic nature of conduct." Method was primarily used to bring about the emotional act of conversion, and the religion had a strong emotional character. Good works were only the means of knowing one's state of grace. The feeling of grace wa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From our viewpoint, the Methodist ethic had an uncertain foundation similar to Pietism's. Like Calvinism, they looked at conduct to assess true conversion. However, as a late product, Methodism can generally be ignored, since it doesn't add anything new to the idea of a calling.

The Baptist sects (Baptists, Mennonites, and Quakers) form an independent source of ascetic Protestantism other than Calvinism; their ethics rest on a different basis. These sects are unified by the idea of a believers' church, a community of only the true believers. This worked through individual revelation, and one had to wait for the Spirit and avoid sinful attachments to the world. Despite having a different foundation than Calvinism, they too rejected all idolatry of the flesh as a detraction from the respect due God. They believed in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revelation. Like the Calvinists, they devalued the sacraments as a means to salvation, which was an important form of rationalization. This led to the practice of worldly asceticism. An interest in economic occupations was increased by their rejection of politics; they embraced the ethic of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These forms of ascetic Protestantism are less central to Weber's study than Calvinism, and it is therefore less important to get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octrine and lifestyle of their followers. These religions are less rational than Calvinism, because they have a strong emotional element that introduces some of the "magic" that Calvinism rejected. These religions do encourage systematic and methodical living, however, which is an important trait of rational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ie among these different religions is their worldliness and their belief in signs of religious grace. This leaves these religions with a concept of the calling that is centered in the practical world.

Weber now turns to the conclusion of his study, and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cetic Protestantism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Weber then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ways in which the Puritan idea of the calling and asceticism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ic way of life.

First, asceticism opposed the spontaneous enjoyment of life and its opportunities. Such enjoyment leads people away from work in a calling and religion. Weber argues, "That powerful tendency toward uniformity of life, which today so immensely aids the capitalistic interest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ion, had its ideal foundations in the repudiation of all idolatry of the flesh."

Furthermore, the Puritans rejected any spending of money on entertainment that didn't "serve God's glory." They felt a duty to hold and increase their possessions. It was ascetic Protestantism that gave this attitude its ethical foundation. It ha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freeing the acquisition of goods from traditionalist ethics' inhibitions. Asceticism also condemned dishonesty and impulsive greed. The pursuit of wealth in itself was bad, but attaining it as the result of one's labor was a sign of God's blessing.

The religious asceticism also gave the businessmen industrious workers, and assured him that inequality was part of God's design. Thus, one of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rational conduct based on the idea of a calling, was "born" from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asceticis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33页

一道堤坝挡住了禁欲主义脱离日常世俗生活的趋势，那些放在过去有可能成为最崇高类型僧侣的激昂脱俗之辈，如今只好在世俗的职业中追寻自己的禁欲主义理想了。但是，加尔文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为这一趋势增加了某种建设性的因素，亦即增加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

1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31页

第一章读完，本章，韦伯主要表述了一个社会现象，与商业管理有关的各层次的人群中，新教徒的占比较大。为什么会如此将在下文得以阐述。最后，作者通过孟德斯鸠的话把贸易、自由和虔诚联系在一起，让大家了解到他接下来要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管理和新教的联系。

1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74页

清教徒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到日常生活，并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时，它在庞大的现代经济秩序体系的构造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经济秩序如今已经深为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所制约，而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种精神支撑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如果履行天职已不再与最崇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发生直接联系，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它仅仅变成了经济强制力而不必被感知，那么一般来说，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它获得最高度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除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变得越来越与纯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这实际上往往就给了它一种体育活动的性质。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那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有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被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因为，完全可以这样言之凿凿地说，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已没有了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在对现实世界做出科学的归纳和探索之后，是一定可以对现实的走向做出预判的。

1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55页

尽管在不同的教义中获得恩宠的手段不同，但它决不能凭借任何巫术圣事、凭借忏悔的慰藉、凭借个人的善举来获得。只有通过确实有别于自然人生活方式的特殊行为类型加以证明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这种恩宠状态，由此才能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使之条理性地监督自身行为所达到的恩宠状态，从而使禁欲主义渗透到行为之中。……这种置身今世之中、但又是为了来世而完成的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天职观带来的结果。……现在，它砰然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踏步地闯入生活的闹市，开始把自己的条理性渗透进生活的常轨，由此而造就一种尘世中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属于尘世，也不是为了尘世。

1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15页

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在指导实际行为并制约个人时的影响，这是本章入手关键，而非教会戒律或者官方交道的实际作用。因此本章首先考察各宗教理：

【加尔文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得救预定论教义（Predestination）的重要性的判断，可以是价值判断，也可以是信仰判断。如果将其作为因果因素对其他历史进程进行了影响，就是对历史归因的判断。那么这一教义则是一个关键点。作者摘录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权威说法以直通得救预定论。（P218-219）

这一页其实也就是说人因其原罪而丧失达到至善的意志能力，能够永生的人是预定的，其余的则是永灭。耶稣被选中被赋予永恒的荣耀，而其他的人，则是根据上帝不可探寻的意图被施予或者拒绝仁慈，上帝因其至高权威，或仁慈、或冷血、或预设天谴。对于被选中的人会在指定的时间进行召唤，而剩余的永灭者则遭遇上帝的放逐，甚至被放纵欲望，愈加堕落。

于是弥尔顿说，哪怕因此会把我放逐地狱，这样一个上帝我也无法敬重而作者更加在意的是它的历史意义。首先，这部分教义的渊源以及形成途径。（P219-223）从恩宠的力量到上帝秘旨，路德派认为恩宠是可以撤销的，但也可以通过忏悔后的谦卑和真诚信赖上帝的谕旨及圣事而重新赢得。加尔文派相反，上帝的decretum horrible（可怕裁定）并不是像路德认为的那样来自宗教经验，而是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是这样一段表述：

因此，随着他的宗教思想越来越具有逻辑一致性，decretum horrible也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它唯一关注的是上帝，而不是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能被选中而得享永恒的恩宠，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体现了上帝的荣耀和威严。以尘世的公正标准来衡量上帝的最高旨意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亵渎上帝，因为上帝是自由的，而且只有上帝才是自由的，就是说，上帝不受制于任何律法。只有上帝乐于披露自己的旨意时，我们才能理解甚或仅仅知晓这些旨意。我们只能把我永恒真理的这些碎片。其他任何一切，包括我们个人命运的意义，都隐于冥冥的奥秘之中，我们不可能洞悉这种奥秘，甚至探究这种奥秘都是一种造次。（不得不说，这段话完全体现了绝对超验的态度，而我在读它的时候也感受到它合乎逻辑但也极端的非人性。）

因而这一时代的人走上一条孤独的路，入选者只能用自己的心灵去理解上帝的谕旨。教士、圣事、甚至上帝都无法帮助他。而耶稣也只是上帝安排的一个永恒殉道。这与天主教完全不同。（见注19，《世界性诸宗教的经济伦理》古代希伯来伦理的独特之处基于如下一个事实：它拒绝以圣事的魔力作为救赎之道）

于是人们形成一种极端的生活态度，即不相信任何人以表示对上帝的极度依赖。进而导致忏悔这一“周期性释放情绪化罪感的手段被废弃”。在日常生活中，加尔文教徒与他的上帝的交流仍是在深刻的精神孤独中进行。他们打断与尘世的联系，却又在尘世中一丝不苟地履行其职责，因为尘世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见下段论述：

由于践行博爱只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肉体服务，那么博爱首先就是要表现为完成自然法则所规定的日常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这些工作便具有一种独特而客观的非人格性质，即服务于把我们的社会环境加以理性组织这一目的。因为根据《圣经》的启示及人的天然直觉，这个宇宙令人惊叹的有目的组织和安排，显然是上帝设计出来以供人类利用的。这就使得服务于非人格社会利益的劳动看上去也是为了更加上帝的荣耀，因而也就是上帝意志使然。（P224-225）

那么在得救预设论里存在一个问题，如何确认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怎样才能确认这种状态呢？对于加尔文派来说，答案只有一个：能够认识到上帝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就应该满足了，此外所能依靠的只是那种出自真正的信仰而对基督的绝对信赖。加尔文原则上反对这样一个假设，即从他人的行为上可以看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还是被罚入地狱的人。这是一种强行窥探上帝奥秘的不正当企图。而缺乏自信则是信仰的不健全，要获得这种自信，紧张的世俗生活被说成是最合适的手段。天主教的目的伦理则截然不同，可以通过教士的帮助忏悔、赎罪、解脱，再进行新一轮罪恶的开始，加尔文宗完全抛弃这些人性化的举措（“他不能指望在其他时间里增加善意来为几个小时的软弱或粗心赎罪”）加尔文宗的上帝不是要求他的信徒做出个别的善举，而是一辈子的善举，并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圣徒为了其得救的结局而进行彻底理性化的现世生活，直接导致禁欲主义。而在基督教中，禁欲主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包含了不同的内容。【耶稣会士】则最为突出。“它发展出了一整套理性行为的系统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无理性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有目的的意志，使他的行为出于恒常的自我控制之下，让他慎重考虑自己行为的伦理后果。因此，从客观上说，它把僧侣训练成了为天国效劳的工人，由此更进一步，从主观上说，也确保了他的灵魂得救。这种能动的自我控制构成了圣伊纳爵“苦修”的目的，而且到处都是理性隐修美德的目的”

但天主教式的禁欲主义更加温和也仅限于修道院的密室里。宗教改革使得“那些过去有可能成为最崇高类型僧侣的激昂脱俗之辈，如今只好在世俗的职业中追寻自己的禁欲主义理想了。”

这两种禁欲主义从表面上看有共同的伦理行为系统化。受耶稣会士的影响，现代天主教徒在簿记上登记或罗列种种罪恶、诱惑和恩宠的进展状况，目的是全面忏悔，或者给“精神导师”提供一种依据以便他为基督徒进行权威性指教。但归正宗是借助簿记感知自身的意向。再比之路德宗，两者的道德标准差距非常大，路德宗单纯、敏感而又特别情绪化的虔诚形式和清教徒完全不同。

1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67页

人只是受托保管因上帝的恩宠而来到他手中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人使自己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甚至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义务观念会给他带来令人胆寒的重负。……但它最初是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一以贯之的伦理基础的。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则显而易见。综上所述，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地享受财富几乎势不两立；它约束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主义伦理观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性心理效果。……这场拒斥情欲诱惑、反对依赖外物的运动，并不是一场反对理性获获利活动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无理性利用财产的斗争。

1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62页

因为，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都是由于上帝之手的拨弄，如果上帝赐予他的某个选民以获利的机会，那必定是因为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基督徒理应遵从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因此，只有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邪恶地耽于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才是有害的；只有在人为了贪图日后享乐而忘忧、无所用心的生活时，追逐财富才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为了履行天职而尽义务，那么追逐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许可的，而且是必须的。一种新道德总是在旧世界看来格格不入，充满禁忌。

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197页

“如果你要问资本家这种永不停歇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永不满足于自己的所得，因而显得对任何纯粹的世俗人生观都无动于衷。在大多数情况下，而且更正确地说，原因仅仅是：这种不间断工作的事业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惟一可能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也表现出这类生活竟然是如此无理性的生活：一个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而经营事业。

这类企业家不求铺张排场、力避无益的开销，从不享受权力、而且常常为自己获得的社会声誉那些外在标志而感到窘迫不安。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以某种禁欲主义倾向见之于世，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训诫便足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就是说，他们的谦逊实际上比富兰克林精明建议的自制而更加诚实，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毋宁说是一种常规。他们的财富给自己带来的只有那种唯工作是瞻的无理性意识，除此之外便一无所获。

但正是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看来是那么费解，那么神秘，那么卑劣，那么可鄙。在他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呢心目中，谁要是把毕生的商业活动当成了唯一的目的，为那么大量的财富受累至死，就只有这样来解释了：那是一种邪恶的本能——财迷心窍——的结果。”

中学的时候学政治，看到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从出生开始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大学的时候学习马政经，好像资本家天生就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活。他们的人生就是为了欺压工人，赚更多的钱，然后不花，然后投到工厂里，然后再赚更多的钱。

也是只有读了这个韦伯的书，才对这一切真的有了解释。

韦伯说“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开始登台亮相并全力以赴，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货币和资本来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相反的说法则与事实相悖。”很显然，我现在更赞同这一说法。

1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A.加尔文宗

这种教义（得救预定论）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定会给笃信其非凡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空前的内心孤独感.....

两种主要的、并且是相互联系的教牧劝诫类型：一方面，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紧张的世俗活动被说成是最合适的手段。

加尔文教徒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

B.虔信派

虔信派原则的实际效果就是对职业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禁欲主义控制.....意味着，收到条理性控制和监督的行为，因而也就是禁欲主义行为，已经渗透到了非加尔文宗的各个教派之中。

斯彭内尔.....没有从精华中推导出“得救的确定性”；他没有接受恩宠证据观，而是接受了我们已在前面讨论过的路德的观念：把信仰与善举略显松弛地联系在一起。

从弗兰克、斯彭内尔到亲岑道夫的虔信派，都是越来越倾向于突出情感因素.....春情感形式的虔信主义乃是有闲阶级的一种业余宗教爱好。

C.循道宗

善举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分辨个人恩宠状态的手段，并且只有在它们仅仅被用来表现上帝的荣耀时才能成为这样的手段。

D.浸礼宗诸教派

为世界彻底除魅，结果就是除了承认入世禁欲主义实践之外不再承认其他心理过程。由于这些共同体与政治权利及其所作所为毫无联系，其客观结果就是他们把这些禁欲主义美德渗透进了履行天职的生活之中。

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1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尽管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伦理观念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他们的核心目的是人类灵魂的救赎。宗教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的传播。

禁欲主义，可以理解为拜托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其方式就是过上宗教意义上的理性生活，而禁欲主义行为就是受到理性控制和监督的行为。

基督教对财富的道德异议的实质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将导致游手好闲，最重要的是，它会使人放弃对正直生活的追求。正直生活应该就是靠向上帝的生活。因而，只有财富诱人走向无所事事和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才是有害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禁欲主义手段，劳动能特别有效的抵制一切诱惑，劳动是一种天命，是上帝的意志。而对天职的尽忠职守，是完成上帝赐予他的天职。强调天职的禁欲主义意义，为现代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道德依据。以天命来解释盈利行为，也为实业家的活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这种禁欲主义一方面制约着消费，特别是奢侈品消费。另一方面它又把财富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它打破了对获利冲动的束缚。

2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71页

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终于水到渠成。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他们正在充分领受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得到了上帝的赐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对财产的利用无可非议，他们就可以尽其所能谋取经济利益，同时还会感到这是在履行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沉静、自觉、异常勤勉的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会想对待上帝指定给他的毕生目标那样对待自己的工作。

2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26页

（对加尔文的追随者来说）恩宠状态的可确认性，必定会具有绝对支配性的重要意义。……一个重要问题：是否存在永无谬误的准绳来衡量谁是上帝的选民。……一方面，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所有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健全，因而就是恩宠不完整的结果。使徒关于恪尽个人天职的劝诫，在这里被解释为一种责任：要获得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确定性，要在人生的日常奋斗中称义。路德允诺让备下的罪人得到恩宠，条件是他们在忏悔的信仰中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充满自信的圣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那些强硬的清教徒商人当中可以重新发现他们的身影，而且直到现在也仍会偶有所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紧张的世俗活动被说成是最合适的手段。

2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105页

新教伦理是通过17世纪新英格兰、荷兰和英国的若干共同体得以传播的。有纪律的、刻苦的职业劳动和坚定奉行清教价值观而带来的财富，标志着一个人已经成为特选的上帝子民。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富兰克林时代，新教伦理已经不再只是教会和教派培育的伦理了，它已经普及到了各有关的整个共同体之中。然而，它的扩张却削弱了它的宗教基础上的伦理成分，并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具有功利主义特征的精神气质。韦伯认为，这种精神气质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它包含着这样一套价值观念：个人有义务使自己的资本增值，有义务把劳动视为一种理性而系统地贯彻在天职中的目的本身，有义务永不停歇地赚钱（而不是金钱享乐），把物质财富看作“胜任和精通职业天职”的标志。秉持这种精神的人们，比如富兰克林，与其说在他人眼中是得救者之一，不如说仅仅是以共同体为取向的、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公民。他们不屈不挠的品行可谓一目了然，但不再是服务于验证坚定信仰，而是高贵、尊严、诚实和自信的表现。

新教伦理中的道德尺度这时已无力赋予得救确定性的成分以正当性，而且不存在一个持久的宗教共同体，那么它是如何延续到18世纪的？道德行为的宗教根基很久以前就遭到了削弱，清教徒的道德价值观超越了最初的社会载体——禁欲主义新教教会与教派——而扩展到了另一个载体群：新教徒家庭。因此，这些价值观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即便出现了逐步的世俗化过程，情况也依然如此。父母会教导子女要条理性地确立生活目标和组织自己的生活，要自力更生塑造自身的命运，要按照道德标准为人处世，要有尊严地从事劳动。一系列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教派与教会不再是这种有组织生活的唯一社会载体；家庭甚至是共同体组织，包括学校，也会培育自己的典型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此，每一代新人都会继续接受前人受到的那些影响。实际上，禁欲主义新教教派与教会趋于衰落之后，最初由这些宗教组织承载的那套价值观也仍然长期指导着人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的行为。新教的“教派精神”这时已被程式化了，变成了一些行为准则、共同体规范与价值观、家庭习俗和传统，在富兰克林的殖民地美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总的来说也是现代文明——的构成成分之一，就是在天职观念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的理性组织。它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研究的诸阶段（原为表格如下）：

阶段 组织 行为类型 宗教虔诚

加尔文：作为得救预定论之结果的宿命论 16世纪 小教派 价值理性 是

巴克斯特：新教伦理 17世纪 教会与教派 价值理性（条理性的今世活动）是

富兰克林：资本主义精神 18世纪 共同体 价值理性（条理性的今世活动）否

“专家”：作为一种秩序的资本主义 20世纪 工业社会 手段——目的理性 否

2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1页

因此，如果我们想对我们现在试图进行分析并作出历史说明的对象加以规定的話，那麼這種規定就不能採取一種概念定義的形成，而是至少在一開始只能對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作一暫時性的描述。然而，這樣一種描述對於清晰地瞭解我們所考察的對象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為此我們現在先來看一9個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獻，這文獻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精神，與此同時它又具有著擺脫了與宗教的任何直接關係的優點——這對我們的目的來說，也就是具有擺脫了各種先入之見的優點。像「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閒坐半天，即使這其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是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裡可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經周轉變成六先令，再周轉變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轉下去變到一百英鎊。金錢越多，每次周轉再生的錢也就越多，這樣，收益也就增長得越來越快。誰若把一口下崽的母豬殺了，實際上就是毀了它一千代。誰若是糟踏了一個五先令的硬幣，實際上就是毀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錢，很可能是幾十英鎊。」「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準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切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們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五點或晚上八點聽到你的錘聲，這會使他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幹活的時候玩檯球，或在酒館裡，他第二天就會派人前來討還債務，而且急於一次全部收清。「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已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要想避免這個錯誤，就要在一段時間裡將作的支出與收入作詳細記載。如果你在開始時花些工夫作細緻的紀錄，便會有這樣的好處：你會發現不起眼的小筆支出是怎樣積成了一筆筆大數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經省下多少錢，以及將來可以省下多少錢，而又不會感到大的不便。「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一個人若一天亂花四便士，一年就亂花了六個多英鎊。這，實際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鎊為代價的。「誰若每天虛擲了可值四便士的時間，實際上就是每天虛擲了使用一百英鎊的權益。「誰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時間，實際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這就如同故意將五先令扔進大海。「誰若丟失了五先令，實際上丟失的便不只是這五先令，而是丟失了這五先令在周轉中會帶來的所有收益，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分會積成一大筆錢。」2 這些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 - 1790，美國早期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教導我們的話。費迪南德·古恩伯格（Ferdinand Kurnberger）在其《美國文化覽勝》（Picture of American Culture）一書3中認為，這些話是美國佬的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份自由，因而予以尖刻的諷刺。毫無疑問，這些話所表現的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我們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這些話裡了。我們不妨停下來玩味一下富蘭克林的這一席話。古恩伯格把美國佬的哲學概括為這麼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於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的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

2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53页

浸礼宗诸教派对于经济职业的关切却日益增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一切政府公职，而这种做法最初是为了遵守宗教义务，即摒弃一切世俗之物。

2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全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记摘录
若把业余知识当做学术的原则，那么学术就完了。

托洛尔区，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韦伯密友，以研究基督教社会思想史知名。

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去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

天主教徒较少从事资本主义营利，相较于新教徒。

天主教徒更多留守手工业（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成为工匠师傅，新流入工厂。

基督教教徒，展现出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

德国基督新教徒想要吃得好。

卡尔文，法国新教神学家，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

拜金主义是基督教七大罪之一。

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

韦伯提到传统主义心态：人们并非“天生”就想要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地过活，过他所习惯的生活。而且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样的生活就好。

彼德库尔曾说，民众因为贫穷而且贫穷当头时才肯工作，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这是出于历史的理由，因为那种心态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里找到其最适合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此心态上找到最适合的精神推动力。

14与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核心。

新教徒对于文化与信仰里的所有感官、情感要素，保持绝对否定的态度。

英国清教徒的著作一再明白提出告诫，切勿相信他人的帮助与人间的友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要得救赎就必须加入真正的教会成为教友，但卡尔文教徒与神的交通，却是在深深的心灵孤独中进行的。

清教徒与马基雅维利为了弗洛伦萨市民的荣誉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高傲的此世性精神，真有天壤之别——这些市民在与宗教及共禁行圣事的斗争中坚持：“对于故乡之城的爱，高过于对自己灵魂救赎的忧虑。

在路德，分工的职业劳动也是发源于“邻人爱”，但在他那儿仍停留在不确定且纯属思想建构苗头的东西，在卡尔文教徒那儿却是其伦理体系的一个特征性的部分。

由于邻人爱是唯神的荣耀是事，而非服务被造物，所以最首要的是表现在履行那通过自然法所交托的职业任务，依次，邻人爱取得一种特别为事不为人的性格——一种为了我们周遭社会秩序的理性构建而服务的性格。

我是被拣选的吗？而我又如何能确知这预选？救赎确证的问题本身对于任何非侧重圣礼的救赎宗教而言，无论是佛教或其他，绝对是根本中心，这点千万不可或忘。这正是一切纯宗教性格的心理动力的根源所在。除非恩宠预选说被重新解释、降低调子或根本放弃，否则就特别是有两种彼此相关的牧师劝告出现。其一是，每一个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其二是，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

路德派是完全内向的感情性虔诚。寂静主义，基督教灵修理论之一，喂纯真在于灵魂的无为沉静，人应当抑制个人的努力以便上帝充分施展作为。

宗教达人可以从两方面来确信自己的恩宠状态，要不是感觉自己乃神的容器，就是感觉自己为神力的工具。在前一种情形下，其宗教生活倾向于感情的陶冶，在后一种情形下，倾向于禁欲的行为，路德近乎前一类型，卡尔文派则属于后一类型。

自助者，神助之，救赎的确信是自己创造的。

目标：克服自然状态，让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与人对俗世于自然的依赖，使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断自我检视一己的行为目的，审慎思量自己行为的伦理价值，借此，客观上把僧侣培育成服事神的国度的工厂，并因而在主观上确保僧侣的灵魂救赎。

路德派缺乏卡尔文可怕的教义所具有的驱动力，驱动人不断自我审视，因而有计划地规制自己的生活。

“克制”的理想源于清教，自我克制的禁欲原则也使得清教成为近代的军事纪律的源头之一。

德国的虔敬派，当前享乐倾向。卡尔文教，基于对未来的考量而作理性的经济安排。卡尔文教为了增加神的荣耀，天主教于路德教派，为了将救赎财施于人。

英国的卫理派的皈依的情绪性行为，是以讲求方法的方式来诱导出来，并且在到达此等情境后，并不是像钦岑朵夫的感情性虔诚那样，虔诚地享受与神的交会，而是马上将这被唤醒的情感导入到理性地致力于完美方向。因此，此一宗教信仰的感情性格并未走向德国虔敬派那样一种内在感情性的基督教。

瑞士于南德的第一代再洗礼派教徒，将圣经的生活样式理解为与一切现世享乐断然拒绝并且严格遵循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以使为模范的生活。

为了摒弃预选说，再洗礼派的道德独具的讲求方法的性格，在心理上尤其根植于“期待”圣灵作用的思想。

再洗礼派的宗教意识灌注于日常的世俗职业生活的情形来看，神只在被造物静默之时发话的思想，显然意指一种教人要冷静估量自己的行为，并仔细琢磨个人的良心的意思。

清教的职业所着重，总是职业禁欲生活里的这种讲求方法的性格而不是像路德那样听天由命地安于神分派的命运。

犹太教是站在政治或投机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这一边，其风格，一言以蔽之，即贱民资本主义风格。而清教则是具有理性的市民经营与理性的组织劳动风格。

禁欲尤其极力反对的是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及生命所提供的一切乐趣。

清教徒强烈倾向于生活模式齐一化，从而助长了今日资本主义对于生产“规模”的关注。

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

随着财富的增加，宗教的追求被功利的现世执着所取代，换言之，套用道登的话，就是在民众的想象中，班扬所描绘的那个内心孤独，匆匆穿过“虚弱之市”奋力赶往天国的“朝圣者”，被《鲁滨逊漂流记》里兼任传道工作的孤独的经济人所取代。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不止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加以证明的。

在清教来说，那种态度是特定的讲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样式，在既定的条件下，此一生活样式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铺平了道路。见之于所有的清教徒派的是，激励，在救赎确认的意义上，是作用于神前的自我证明，在清教教派内部里，激励，在社会性的自尊自重的意义上，是作用于人前的自我证明。二者在相同的作用方向上彼此互补，协力接生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特有风格亦即近代市民阶层的风格。

2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57页

第二章也很好理解，标题是“资本主义精神”，作者要表达的，我觉得就是两点，1、跟随本身的欲望，追逐金钱，权力，资源在各个时代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资本主义精神无关。2、资本主义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们开始追逐金钱，并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将金钱投入产生更多金钱的工作中去，与此同时，无意中打破了原有社会分工中的均衡，大家要么开始追随着资本主义精神不断“前进”，要么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问题就此摆出，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同样花了很多钱，很多道学家很多时间。当时可能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精神也是被作为异端存在，更多人相信追求财富的欲望会被斥为卑鄙无耻。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会成为主流社会价值？因为他更符合种群生存和繁衍的需求？或者，我总想找一个跳脱出以生存为目的的合理解释。

2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15页

历史上曾存在过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就这里使用的新教一词的意义而言）：（1）加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宗，这是新教在西欧、特别是17世纪西欧影响所及的主要地区采取的形式；（2）虔信派；（3）循道宗；（4）产生于浸礼会运动的一些教派。这些宗教运动并不是完全相互隔离的，甚至它们与非禁欲主义宗教改革各个教派之间的区别也并非绝对鲜明。

2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路德的天职观

宗教改革本身的影响只是极大地提高了对履行天职的有组织世俗劳动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许可……路德的天职观始终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天职是指人所必须接受且必须适应的神定之事。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就要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教派的作用为起点。

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的政治进程，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经济规律，也不可能适用任何一种经济解释，它们必定是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存续。

3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笔记-第270页

事实上，修道院制度的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与财富的世俗化影响不断斗争的历史。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则是更大规模地进行了同样的斗争。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扩张之前的循道宗大复兴，就完全可以比作这样一种修道院改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